

李延平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延平集

李侗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篤學積行之躬。日用尋常。真實爲己。不求知於世。世亦莫知也。然而守其所學。待諸其人。前不忘師傳之所自。後以啓授受之源流。天下後世。終有能知之者。其惟延平李先生乎。先生少豪邁。及涵養精粹。終日無疾言遽色。恂恂焉溫謙慤厚。當其時。鄉黨稱善人已耳。顧能紹豫章之學。獨深得其閫奧。開道南祕鑰於紫陽。經學純明。答問不倦。雖以集羣儒之成。如朱子者。往往親承服教。久而莫見其涯。此其學問本原之地。亦豈鄉黨中人所及知者。先生初見羅豫章。謂欲操拔篲幾年於茲。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門下。及豫章令先生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由是切實體會。道日盛。學日彰。則已無復應舉。陶然自樂。信乎足於中。無待於外。默坐澂心。加功日用。所謂賴天之靈。此道常在心目者也。趙致道曰。李先生之學。不但得於所授。其心造之妙。實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誠知先生哉。夫先生與章齋爲同門友。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朱子幼時承遺命。師事籍溪。及二劉草堂。屏山。而於先生猶以父執事之也。至誦所聞於先生。先生獨未之許。嗣領簿同安。反復先生言。若有所得。遂徒步往從。蓋其相契合於觀感者深矣。先生不著書。又不喜作文。然讀朱子所編答問。解經精當。析理毫芒。至示學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理一分殊。徹始徹終。惟先生以是爲學。卽以是教人。故紫陽淵源有自。得以大廣其傳。聖學光昌。而道南一脈。衍洛閩之緒於無窮。皆先生貽之也。彼自號著書爲文者。縱彙牘盈笥。獨能與先生比烈哉。噫。

天下後世、尙有未能知先生者。亦徒爲鄉曲中人。而甘自見棄於先生已矣。爰書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之。彙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極稱許焉。旣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澂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情欲之私。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若

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言。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旣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任所用。是致上下之氣開隔。而國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推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傍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先生行狀出於朱夫子之手。誌銘爲汪學士應辰作。言皆有道。宋史因之而成文。故簡潔精粹。可以起人景仰之思。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先生生於南劍州之劍浦縣。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二歲。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六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九歲。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十五歲。

政和元年、辛卯、先生十九歲。

按先生行實云、先生幼警悟、旣冠、遊鄉校有聲、雖不誌其歲、約在政和初也。

六年、丙申、先生二十四歲、受學於羅豫章先生之門。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二十六歲。

宣和元年、己亥、先生二十七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四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三十五歲。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三十九歲。

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六十一歲、朱文公來受業於門。

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六十五歲。子信甫及友直同登王十朋榜進士。

是年有六月二十六日答文公書。言涵養存養之事。

二十八年戊寅先生六十六歲。朱文公來見先生於延平。是年有七月十七日與文公書。春秋、論語、答問七條。有冬至前二日與文公書。春秋、論語、答問十一條。有十一月十三日與文公書。答孟子放心夜氣之說。

二十九年己卯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有六月二十二日。長至後三日。與朱文公兩書。

三十年庚辰先生六十八歲。文公來見先生於延平。

是年有五月八日與文公書三則。七月後八則。

三十一年辛巳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有上元日與文公書。二月二十四日答問五條。五月二十六日答問二條。中元後一日書。八月七日答問五條。十月十日三則。

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七十歲。春文公迎謁先生於建安。時信甫爲建安主簿遂與俱歸延平。

是年有四月二十二日。六月十一日。七月二十一日。八月九日。十月朔日。與文公書共十一則。時孝宗卽位。文公以封事實正於先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七十一歲以二子更請迎養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遂游武夷而歸閩帥汪應辰迎先生至福唐疾作十月十五日卒於府治後數日諸子至以喪歸

是年有五月二十三日六月十四日七月十三日與文公書時文公將趨召問所宜言者於先生二年甲申正月文公來哭先生於延平序述行狀請閩帥汪應辰誌其墓比葬文公來會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福建提刑楊棟請諡

七年丁未賜諡文靖

元順宗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申據胡瑜牒請封爵并從祀

二十八年贈太師追封越國公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南京行人司行人周水疏請從祀

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八月福建提學熊汲疏請從祀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福建巡撫徐學聚御史方良彥疏請從祀

三十三年三月福建提學熊尙文疏請從祀

四十五年六月允禮部覆題從祀孔廟

皇清康熙四十五年允學臣沈涵疏

賜御書匾額曰靜中氣象懸於延平府道南祠

李延平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謁羅先生書

與教授公書

又小簡借台衡遵堯二錄

又與教授公書

與羅博文書

與劉平甫書

又與劉平甫書

達朱韋齋暨吳少琳書

行狀

吳方慶先生行狀

詩

上舍辭歸羅先生詩

李延平集 目錄

梅林春信詩

靜庵山居詩

卷之二

答問上

卷之三

答問下

卷之四

附錄二十二則

朱文公撰李先生行狀

朱文公祭李先生文

又

朱文公輓李先生詩

其二

其三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漳浦蔡衡鏡校

初見羅豫章先生書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精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大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羣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箠簪以供埽除。幾年於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

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綈袍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爲美。而必求夫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墮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爲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慙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卽無住以生心者。特相與游。亦足以激汰滓穢。洗滌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接物而與之爲春。未占而孚。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尙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與教授公書

侗頓首再拜。鼎元祕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塏。頤神尊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絕無曩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尙得以舊學尋繹。以警釋貧憊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爲遠業加衛。以須陞用。至叩至叩。乘便謹上狀。不宣。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侗向承見諭。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錄。欲望頒示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蓋兀坐絕無過從。正賴師友之說。散胷中潰潰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卽上納也。侗再拜。

又與教授公書

侗頓首再拜。鼎元祕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並錄示盛製。一覩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欲卽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尙熾。遠惟卽日以還。慶侍尊候。動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探賸。雖羶能遣釋朝夕。然離羣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尙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指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爲朋游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千萬勿怪。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巍。

料爲交游慶。此外加愛爲禱。七月十四日。伺頓首再拜。

與羅博文書

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與劉平甫書

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澂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近本如作。有力也。

又與劉平甫書

大率有疑近本無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達朱韋齋暨吳少琳書

伺再拜。上問韋齋監稅朱友。向來所委求大字語。孟聞吳少琳在嚴州印歸。遂以應命。別寄人求之。諒不

易得也。六二房下近得一孫子。似易養。老境未有兒孫。亦差慰六十。學中相知。爲渠議得范氏親。已入聘矣。次第來年春閒可畢姻也。家中人口漸衆多。一付之諸子自經營。老人但知絕甘分少而已。餘無他念也。謾及之。

行狀

吳方慶先生行狀

方慶字少琳。迺構之長子也。父任雷州刑曹。道遠不赴。後贈承仕郎。母葉氏。贈孺人。繼母魏氏。封太孺人。齡齟穎悟。敏秀超羣。篤行好學。博涉經傳。尤深於詩書。政和五年。升貢太學內舍。宣和三年。何渙榜登科。臺檄公昭武考試。公試李綱三卷。批云。此子必能爲國了事。擢爲解首。調吉州永昌尉。以父憂去。服除。會建州震鄰。奉養繼母。不赴銓集者數年。李綱相。首召公參議。公欲不起。宗族強乃行。至則綱相七十日而罷。授福州司戶而歸。再陞從仕郎。知松溪縣。爲邑僻陋。民不知教。其俗悍而好鬪。公以禮化之。皆感悟自革。脩崇學校。舉善而教不能。士類多所成就。絃誦之聲溢境。歲饑。公乃開倉賑給。躬親督察。老幼沐均平之惠。一境得全。有崇先者。潛結兇黨。欲煽爲變。期夜半竊發。公廉得其情。前期警戒。賊計不知所出。束手就擒。事定。人始知之。獄具。白於郡。郡將疾其能。一切釋放。公力爭之。志不可回。士大夫聞之。莫不浩歎。後范汝爲復起。果皆其黨。則郡將之過也。朝廷言事者以是多公。秩滿還鄉。時李綱卒。公不復有仕志。慨然有慕淵明松菊之興。謝事於朝。奏牘在道。公故人見之。遂尼之。不克上。得調遂安軍節度推官。監司交薦。

之公略不屑意。壬申得遂挂冠之請。以通直郎致仕。賜五品服大夫。太夫人在堂。會天子有事於南郊。恩書之寵賁及存亡。鄉閭榮之。公既得謝。優游舊隱。結廬號曰眞佚。終日嘯咏其閒。爲終焉之計。逸居五年。乃卒。享年六十有九。天性曠達。恂恂愷悌。不爲崖岸。斬絕之行。是非不涉於口。喜慍不形於色。善與人交。始終如一。未嘗忤物。沈默進退。介然自守。方知命之年。遂有告老之意。或謂之曰。公血氣方剛。事業未究。奚去之果。公曰。鵬鷖逍遙。各適其道。平生仕宦。未嘗有毫釐營進之心。卒遂所請。怡情崖壑。養逸。罔懈。徜徉於閭里。以觴詠自娛。其古逸民之風歟。公娶張氏。繼娶沙陽鄧氏。枌欄先生之妹。皆賜孺人。妹壻延平李侗。狀公行事如此。

詩

上舍辭歸羅豫章先生

學道求師久劍潭。豈緣枯朽預濡涵。致知事業同歸理。克己工夫判立譚。未借老商顏笑一。已偕韓氏俗重三。過庭若問論詩禮。應問從誰學指南。

梅林春信

積雪千林凍欲摧。倚欄日日望春回。天公爲我傳消息。故遣梅花特地開。

靜庵山居

勝如城外宅。花木擁檐前。一雨晚時過。羣峯翠色鮮。採荊烹白石。接竹引清泉。車馬長無到。逍遙樂葛天。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答問上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諭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己物也。更望勉之。

戊寅七月十七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只如舊。有不可不應接處。又難廢墮。但靳靳

近本無靳字

度日爾。朝夕無

事。齒髮已邁。筋力漸不如昔。所得於師友者。往來於心。求所以脫然處。竟

近本作覺

未得力。頗以是懼爾。

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爲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惟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大率難得。學者無相啓發處。終憤憤不灑落爾。

問。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爲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卽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使事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迹。則雖不待三年。而謂之無改可也。此可見孝子之心。與幾諫事亦相類。先生曰。三年無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

執文泥迹。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卽率意改之。近本有則孝子之心也。近本有何在。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

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近本有耶。東坡

之語。有所激而然。近本有是亦作以有意也。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卽改何疑。

恐不必言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善。近本有未有害。近本有第作聖恐處心如此。卽駸駸然所

近本無失處卻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爲不差也。幾諫事意恐不相類。更思之。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爲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熹恐夫子告孟孫之

意不然。蓋言父母之必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近本有恐其有之以爲憂。則餘可知也。

爲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

戰戰兢兢啓手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當如上所說爲得之。舊說不直截。聖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

問、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熹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

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

者。尊敬近本作謹。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

尊敬近本作謹。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

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熹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止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疏。而子游之賢。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先生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近本作敬。雖孔門之字。近本有。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作則。近本。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發明一例也。

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熹竊近本作切。謂亦足以發。是顏子聞言

悟理。心契神受之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也。子夏禮後之問。夫子以爲起。近本作啓。予亦是類也。但子

夏所發。在言語之間。而顏子所發。乃其所自得處。有以默相契合。不待言而喻也。然非聖人有所未知。

必待顏子而後發。如言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耶。近本作爾。先生曰。亦足以發。前說似近之。

恐與起近本作啓。予不類。深玩之。可見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固是如此。然亦須知顏子默

曉聖人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枝葉之助也。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妄意如此。氣象未知如何。

近本作何如。

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博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爲貴。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閒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爲善。疑殆既闕。而於言行近本作疑殆。有不謹焉。則非所

謂無敢慢者。故以謹之爲至。有節於內。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近本無而祿下二十字與夫子之意一也。伊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爲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恐亦是此意。未知是否。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胷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戊寅冬至前二日。近本無書云。承示問。皆聖賢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學之篤如此。又安敢默默也。輒以昔所聞者。各箋釋於所問目之下。聊以塞命爾。他日若獲款曲。須面質論難。又看合否如何。大率須見洒然處。然後爲得。雖說得行。未敢以爲然也。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求教。因引起予爲證。蒙批諭云。亦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熹反復思之。於此二者。但見有淺深之異。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諭。先生曰。顏子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氣象於胷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以發與。近本無與字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如何。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卽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子夏因問詩。如不得繪事後素之

言卽禮後之意未必到。近本似有因問此一事而夫子卽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知是如此否。偶追憶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向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候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近本作桓

下並同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本稱侯。伊川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楚是時未與中國

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爲宋役爾。不知伊川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

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爲爲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

會葬。猶稱子。夫豈以祖世有罪。而併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爲正。胡

氏又謂凡朝威者皆貶。獨紀侯以咨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皆無貶焉。近本熹竊作切。以爲果

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紀。字後有

胡氏依公穀作紀字先生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作之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

時諸侯之朝。近本無皆不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威二年來朝

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爲精。先儒又以爲時王所黜者。胡氏以爲果如此。則春秋不

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諭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併貶其子孫乎。若如此

言。大段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近本無長惡惡。近本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某竊以謂從

胡之說。於理道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威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旣已貶

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

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時者久

近本

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名，治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

紛紛然，淆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

近本

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爲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

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

近本無處字

豈能無失耶？請

近本

作諸

俟他日，反復面難，庶幾或得其旨。伊川

之說，考之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屬於楚事迹，更俟尋考。又來諭以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

威，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紀侯志不在

於朝威，則非滕子之類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

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紀字，春秋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川乃以二傳爲證，又嘗

有看春秋之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得之。

問、禮之用和爲貴，一章之義，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禮之道，雖以和爲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所自來，而節文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無隆殺之辨，

知和而和，於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

者，皆非知禮者也。故有子以是語門人，使知其節爾。

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橫渠先生曰：君子寧孤立無與，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熹據此，則因也，親也，宗也。

皆依倚附託之名，但言之漸重爾。所因或失其所親，

謂可賤之人

則亦不可宗。

人之可親者必可宗也

其

故君子非孤立無與之患而不失其親爲難。其將欲有所因也。必擇其可親者而因之。使彼誠賢。則我不失其所親。而彼近本作後亦可宗矣。立文與上二句相似。皆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之意。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近本作何如先生曰。伊川先生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恥辱也。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猶言禮義者不可得見。得見近本無下得見字恭信者可矣。詳味此語。則失親於可賤之人自無有矣。蓋以禮義爲主故也。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東坡曰。夫子之於詩。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而言之。頌魯侯者。未必有意於是也。子由曰。思無邪。則思馬而馬應。思馬而馬應。則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此頌魯侯者之意也。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卽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頌魯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故曰思無邪。於馬言之者。又有秉心塞淵。然後騷牝三千之意。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橫渠先生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近本作有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近本作而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一下。近本作下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此一段。二先生之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橫渠云化而知裁。伊川云盈科

而後進不成章不達。皆是有力量。更當深體之。可爾。某竊以謂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爲說。必

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

近本作而

十年之久。

近本作日

孳孳而不倦。是亦

近本無而不倦是亦字而作操心積慮焉

可以

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鹵莽滅裂之學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是自暴自棄之人爾。

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而至焉。聖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

有此

近本作似

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曰。灌以降神。祭之始也。

近本無也字

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皆不足

觀。言魯祭之非禮也。謝氏引禮記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

近本作證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

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爲證而合此

章於上文杞宋不足徵之說。曰。考之杞宋則文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觀。蓋傷之也。呂

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尸。喪之未小斂。一也。解此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不審何者爲是。

先生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

中。今日

近本作日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如昭穆失序之類。於灌而求神以至於

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

近本作深

理矣。於天下也何有。

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文。曰不知者。蓋爲魯諱。知夫子不欲觀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名。其治如指諸掌也。或以爲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或人不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爲不知。所以微諷之也。餘如伊川說云。龜山引禮記。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近本作事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爲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賾存焉。知此則於天下乎何有。此數說不審孰是。先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下至指其掌。看夫子所指意處如何。卻將前後數說。皆包在其中。似於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說近本作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先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誠不享矣。雖祭也何爲。

問、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熹謂此非謂不足觀。蓋不誠無物。無物則無以觀之也。先生曰。居上寬。爲禮敬。臨喪哀。皆其本也。有其本而末應。若無其本。燦然文采何足觀。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熹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卽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故夫子以一以貫之之。近本無下字語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惟此少許未達故夫子直以此告之。曾子於是默會其旨。故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

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爲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違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近本作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近本作以。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近本得焉。近本作爲。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道。其近本甚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精蘊不二。衰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特起此以。近本無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窳窳。百事驅遣不行。惟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某村居。近本作兀

坐。一無所爲。亦以窘迫。遇事窒。近本作窘。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卽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

夫復何言。

衆論以爲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既放。然夜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猶與人相近。木

雖既伐。然雨露所滋。而萌孽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閒。不至替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作有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恐不須說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爾。如何如何。又見論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於外。而養其中數也。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字。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字。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洒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作知此則失之。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一。庶幾洒落爾。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閒。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閒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己卯六月二十二日書云。聞不輟留意於經書中。縱未深自得。亦可以驅遣俗累。氣象自安閒也。己卯長至後三日書云。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庚辰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惟求道之心甚切。雖閒能窺測一二。竟未有洒落處。以此兀坐。殊憤

憤不快。昔時朋友絕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可歎可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近本無是如
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近本卻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澌然之時。略綽一見。
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
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近本作謂於
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功。不至近本悖亡。即夜氣清。若且晝間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
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近本無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
極好近本無二字。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
發時近本無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
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旁無人。僉侍
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穎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
一觀。殊慰卑抱也。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可商論處。俟他日見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春
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胷中洒落。即作爲盡洒落矣。
學者至此雖甚遠。近本有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胷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
此。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

寡與真堪笑。

此一句似非。

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曰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挂牆壁。等閑窺影自相酬。邀月

臺詩云。矮作牆垣小作臺。時邀明月瀉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

近本

作龕。白

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

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

近本多此字。

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閒也。

聞召命不至。

近本作置。

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擾。何與我事。若

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卽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已

之偏倚。庶幾於道理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卽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爲無。

近本

字。如何爲此說者。非理道明心。

近本作公。

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問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

至今渙汨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閒。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卽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

力。而迄於今更無進步處。常竊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

近本無及字。

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

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閒。稍無閒。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纖巧打訛

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

子羣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老邁爲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近本欠一字來。又不知僦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爲往來月十日事疑近本作之。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近本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

更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卻如何。須喫緊理會。這裏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

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卻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爲

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尙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近本欠也字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

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

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近本又作矣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

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諭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昭合渾然體

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冥冥渚渚。疑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髣髴多是如此類室。近本

便作礙更望思索他日熟論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近本之不遠近本氣象又近本

只作迴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近本字欠處不覺打發

機械即離近本閒而差矣惟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近本以亦不易也

來論以謂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承論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近本不作處如

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近本無所三字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近本無心

字氣即勞攘爾不知近本有可以近本無如此否不然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

如此

錄示近本明道二絕句便是近本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某尙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近本有之

字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

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得好處蓋渠聰明過人天地閒理道近本不過只是如此有時見到皆渠聰明之

發也但見近本有到處卻有病學者若要窮理亦不可不論某所謂儘有商議者謂此爾如來論云說

養氣處皆顛倒了渠本無淵源自應如此也然得惠此本所警多矣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又不敢必覬恐侍旁乏人老人或不樂即

未可更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卽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間更

體此意。

近本此以前分爲上卷。已後多延平李先
生書中要語。卷下門人朱熹元晦編字。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書云。示下所疑。極荷不外。已有鄙見之說。繼其後矣。但素來拙訥。發脫道理。不甚明亮。得以意詳之可也。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程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相遠而爲言。熹按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性之本。萬物之一源處。所以云近。但對遠而言。非實有異品而相近也。竊謂此說意稍渾全。不知是否。先生曰。尹和靖之說雖渾全。然卻似沒話可說。學者無著力處。恐須如二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使人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何。近本作此爲有力爾。蓋氣質近本無之性。不究本源。又由習而相遠。近本作故要玩此曲折也。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又云。欲往者。示人以迹。子路不喻。居夷浮海之類。熹疑召而欲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可復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不知是否。又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卽其所疑而喻。近本作論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竿木。隨身之意。不知然否。於佛肸。恐其挽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挽己之意。不知是否。又謂示人以迹者。熹未喻其旨。先生曰。元晦前說。深測近本作得聖人之心。一箇體段甚好。但見有少礙。若使聖人之心不

度義如此易動。既非卽非。就此更下語。近本無就此更下語五字。又兩條告子路不同。卽其疑而喻之。以下亦佳。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指歸處。方是。近本作。然明達無所不可。非道大德宏者不能爾也。子路未至此。於所疑處卽有礙。近本作。破。龜山謂之包羞。誠有味也。示人以迹。恐只是心迹。近本多之。據此事迹皆可爲。然又未必爾者。蓋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無定體也。

問、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明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旨歸矣。

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近本無爲。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剡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隤。言我舊所言者害子。子若不棄我。得禍。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近本作。逆。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

重而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爲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此近本作是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卽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卽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近本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

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

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近本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

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

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衰

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近本作者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

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

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近本無伊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

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近本作卽要示人無閒斷之

意人與天理一

近本無一字

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

近本作何如

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

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

近本無會字

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辛巳上元日書云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

卽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書云某村

近本作云

居一切如舊無可言者窘束爲人事所牽

近本作拘

有情意不快處一

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昃之離理應如此爾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

近本作取

戀不洒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有窒礙

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耄血氣

盛衰消長自

近本作有

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其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

不同爾若五十矣尙昧於所爲卽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辛巳中元後一日書云諭及所疑數處詳味之所見皆正當可喜但於洒落處恐未免滯礙今此便速不

暇及之謹俟涼爽可以來訪就曲折處相難庶彼此或有少補焉

近本無焉字

爾

辛巳十月十日書云看文字必覺有味靜而定否

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字近本無中閒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近本無盡性近本有能然。若如此看。卽於全體何處不是此。

氣象。第此無甚氣味爾。近本無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近本無

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近本有儘有近本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近本有閣與伊川論中說。

呂以謂循近本有性而行。無往而非禮。近本有伊川以謂氣味殊近本無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

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某衰晚碌碌。只如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卽爲師友捐棄。獨學無助。又涉世故。沮困殆甚。尙存初心。有端緒

之近本有尙字。可求。時時近本無見於心目爾。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近本無處。草木衣近本作食。苟度此歲月爲可。他一

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脫

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卽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近本無此乃知覺之

效。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彼近本無此得以自警也。

壬午五月十四日書云。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賅貫。此病可於近本有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

如何。便如此就偏著。近本作處理會久之知覺。卽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壬午六月十一日書云。承諭仁一字近本作條陳所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

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泯。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近本作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近本無是字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二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近本無云字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近本有字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

此正是本源。禮用兼舉。近本無舉字。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近本作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近本無欲字。於此近本無此字。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於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尙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近本作女子字。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近本作是字。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近本無聖字。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近本作夫子。子不居。蓋因事近本作是。而見爾。若近本作看。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以今日事勢。近本無勢字。觀之處此時。惟儉德。近本作德儉。避難。更加韜晦爲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近本作病。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壬午七月二十一日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繼而家人爲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他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近本先生游。自少時。羣聞端緒。中年一無近本助。爲世事。泯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惰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景也。何慰之如近本作。

封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見前此赦近本文中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迫許便宜從事之語。蓋皆近本持兩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綱紀。以大義斷之。以示天下向背。近本立爲國是可爾。此處更近本可引此。又許近本更詳。便宜從事處。更下數語。以曉之如何。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疑處。已用貼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脩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爲佳。

辛巳八月七日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旣歸來。不免令人略略脩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近本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今已鈔得一本矣。

謹以奉內恐亦好近本作妨看也。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

說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萬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

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

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近本作難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

以見其爲仁然則近本無仁之爲仁則近本有之近本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

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

恐亦是此意也先生句出批云以上文槩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分殊

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近本無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兼本體合而言

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賅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

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賅攝本體而

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

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

於後玩味之卽無時不近本大抵仁字近本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近本

故特謂之仁近本其中有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

乎仁之外。仁亦不離近本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此一生句斷批云。推測到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甚慰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則近本作所推測。又還

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近本作於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

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

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

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近本字。不曾近本作。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

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上作工夫學。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

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惟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

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

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近本作事。緊切處。只

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晬

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閑。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

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近本作又言曰。敬義

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如何。先生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合。不

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近本作與心氣合到此。若髣髴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近本作序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近本有此字謝上蔡多近本有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密，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閒，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卻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卻自然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爲如何？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爲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未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近本作天地近本作閒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近本作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

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壬午八月九日書云。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某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

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輒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近本流出近本。遠矣。然以全體論。

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

詩。直是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

輒晦近本無一字。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

書後注此數語。

十月朔日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點檢。儘有近本勞攘處。近本

字。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脩治之。推測自可見。甚

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

氣象矣。勉之勉之。

六月十四近本作六日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

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近本作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近本作

隕得胷中。若如此。卽於近本是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

以謂有失處。近本無處字。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近本作化。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胷中。卻是積下一團私

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近本無以字。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近本作教。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

處。不曾存得恭順謹。近本作敬。畏之心。卽隨處發見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卽此等

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近本作見。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

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

今日所以差池。近本作左地。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絕

近本作註。念不探。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近本有之字。就事上各有條理也。近本作已。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近本

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中示報爲望。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

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卽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某近本禁人之去。傳者以爲緣。近本作湊。衆士人於通衢罵辱之。責以講和。誤。近本無誤字。國之罪。時事遂激而一變。

或以爲逐此。近本作北。人誠快輿論。然罵辱之者亦無行遣。恐使。近本作使恐。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爲不然。今

日之事。只爲不會於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近本有之字。第一義。舉此不知其他。

卽弘。近本無弘字。上下之道而氣正矣。外裔所以盛者。只爲三綱五常之道衰也。

七月十三日書云。在此羶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謂隨所寓而安之。卽於此兢兢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

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

七月二十八日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之道衰。四裔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近本旨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近本有分字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爾。則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熹向蒙指諭二說。其一已敍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卽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詞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知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閒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付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文處可也。此則原在附錄之末。今以上則讀之。宜錄於此。

李延平文集卷三

答問下

李延平初開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個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李先生氣象好。

熹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

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是時羅已死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

看得道理出。須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星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

云

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

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身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具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元本無醉字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迴。後來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洵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元本無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

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元本無陳字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眞意纔著心去看元本無看字便蹉過了多

原本答問下止此後卽附祭文挽詩及行狀並趙師聖序而此後爲答問補錄今合集之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二句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

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或問格物中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

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言貨色則便對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

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

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通書言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問五十而知天命。曰。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熹舊意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吾與回言終日章。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

問李先生謂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嘗舉問李先生。曰。頃年張子韶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卻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孟子養氣一章。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卻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後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卻說得配字極親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熹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見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熹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云李曰。不要如是廣。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李先生說。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己氏之說。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定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註解。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

橫渠語云。一故神。兩故化。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熹時爲學。雖略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

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熹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有理會。

不得道亦無幽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尤害事。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便好。

李先生言。事雖紛紜。須還我處置。

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佛學無是處。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漸見其非。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侯先生傳程門語錄。多未通明。先生嘗薦之羅

他錄作揚

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懷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

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李先生答汪端明云。龜山對劉器之言爲貧。文定代云。干木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也。

李先生云。侯師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啜。麤疏人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

象憂喜亦憂喜。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很闕闕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觀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所謂云。正謂此耳。

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父在觀其志章。至於三年之間。如其非道。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因以問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所失卻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尙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呂與叔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

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

中庸不可能。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闢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游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去年春間。得范伯崇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命其慤實做工夫。後來自別。此亦是一格也。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泄柳申詳。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熹自延平逝去。學間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

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

二程先生集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

李先生言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李先生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李先生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李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

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李先生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李先生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

又曰。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溼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李先生曰。動真靜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見

李先生曾如此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便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人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熹初疑解春秋。於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格庵趙氏曰。程子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另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窮未得。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爲一事未窮得。無可貳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戒。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李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頽如也。真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頽然如一田夫野老。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

正蒙知言，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及看，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正，蓋皆不可無，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李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

李先生之學。云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體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侯師聖大纍疏。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纍疏處。李問陳幾叟。借得胡文定春秋傳本。用簿紙真謹寫一部。易傳亦然。

熹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熹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曾與他說禪。李先生只說不是。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熹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爲默坐澹心之學。持守得固。龜山之學。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之學。出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

李先生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夫要實相表裏。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存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

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

效從真實積彙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橐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蠡有得焉。

羅博文嘗從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閒耳。熹亦受學於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闊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先生沒。乃獲從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閒。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

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李先生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李延平文集卷四

附錄二十

豫章先生送延平行詩云。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己好。妄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此道誤來因自足。卻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平行云。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自思攀劇論。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遽成分別又東南。

又和巖桂詩云。幾樹芬芳檀與沈。枝枝若占邵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羅先生與陳默堂書曰。承諭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猶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并從彥所作小時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真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矢人。

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庸。

陳淵答李先生書云。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爲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況堂奧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爲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

又云。自仲素老友之亡。舊學荒廢。無所就正。方茲待盡。巨壑朝廷不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暴露。想雖如吾愿中之恕。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尙賴忱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獎。何以當之。行親杖履。遠紙言不能盡。

鼎元教授答李先生書云。仲辰詩甚佳。

寥衡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

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

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爲八一哥取去。

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敦敏者。

可惜忘錄。此子近聞其爲絕世也。既趨向異

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耳。

文公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於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

文公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於李先生。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專精致誠。剖微窮

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文公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羅先生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簿。卒於官。無嗣。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遇寇竊發。寄敢於郡之開元寺。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於本郡母夫人墳之側。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陳淵語孟師說跋。有曰。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仲素思之。衆曰。疏其義。以呈龜山。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劉將孫跋豫章藁曰。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李氏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答問。其詞語渾樸。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

按豫章集此跋後有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日廬陵後學劉將孫手書。劉公係延平教授也。

豫章遺藁當與延平先生文集并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犧洞。庶託永久。

李先生行狀

朱文公撰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

朱氏。祖諱燠。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按郡諱幹登天聖二年甲子。宋郊榜進士。燠登寶元元年。

戊寅呂榜進士。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夫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

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桑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溪潭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君倣護喪事。躬視棺殮。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

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類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嫗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澁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

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一本作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皆可勉而進矣。若植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夫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

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知之。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子方謀窀穸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攷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祭李延平先生文

朱文公撰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道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振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卯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其源派。閭閻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墮。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卽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飭。龕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推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綽。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輓李先生詩

朱文公撰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

其二

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與。風月自悠然。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其三

歧路分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版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

李延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夫人朱氏。祖諱燾。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君胡氏。咸寧郡君朱氏。父渙。大李氏諱作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夫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李氏諱公四子長份次饒三侗四儉。先生幼警悟。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於是不事科舉。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其始學也。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若閨門內外。人倫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婣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起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氣質淺深。誘之各有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嘗語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

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也者。幾希。故未嘗爲講解文書。而其辨析精微。差於毫釐。以爲千里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卒於福唐府治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迪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爲人。應宸所畏也。審於擇善。嚴於衛道。遺佚窮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爲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也。應宸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於元晦。爲詳。他日移書屈致。先生不予鄙。惠然來臨。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三日。方坐語。忽疾作。而已不救矣。其孫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於所居山之左。而之銘見屬。應宸於先生。雖不獲從容敬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景慕之誠。非苟然者。銘之曰。學以爲己。己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爲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源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其中澹然。塵垢不起。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知之。老於布衣。獨使一鄉。化爲善良。我爲銘諸。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攷於此。大宋隆興二年歲次甲申孟夏之吉。敷文閣直學士汪應宸頓首拜撰。

宋楊棟請諡羅李二先生狀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祕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下無所則效。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效。故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崛起伊洛之間。聞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已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澹心。體認天理之說。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游累年。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諡。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敘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乎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濫將明指咨諏閩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諡。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淪於言語。朱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輝。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

重建書院記

聖賢傳道之具也。道體無爲。託聖賢而後能以有爲也。聖賢作。則斯道明於時。聖賢不作。則邪說惑於世。聖賢其重也哉。上自堯舜。下迨周程。以斯道淑人心者可見矣。延平愿中李先生。生於其後。慨然有志斯道。已而聞豫章羅仲素。得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中立之門。先生遂往學焉。從之桑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所傳之奧。嗚呼。天之產先生者。政欲闡明斯道於當時也。夫豈偶然哉。宋嘉定二年。陳復齋來守是邦。仰慕先生道德文章。溫和純粹。傲漢白鹿觀。建書院於潭溪南九峰之下。以

奉祀焉。殿塑聖像。廡繪從祀。祀堂繪四賢。臨溪有門。門內有橋曰風雩。接兩山。跨蓮池。池上有亭曰濯纓。殿階之南。復立道南堂。左右列明誠、忠恕、中和、敬義四齋。東有光風霽月亭。堂後有閣曰尊經。尊經之南有樓曰橫翠。當時四方賢士會講於斯。遭元季兵燹。遂廢。我朝龍興之初。洪武庚辰。郡守俞公廷芳重建。於時僉憲匡公按臨。憫第宅爲民侵擾難處。一皆繩之。廣袤悉歸於院。數十年間。凌風震雨。殿廡傾圯。宣德戊申。豐城雷侯誠來守是郡。歎其荒穢。遂割俸敦工修葺。率爾一新。庚戌冬。判府玉山程侯鈺以爲當時得傳吾先世道於楊羅之門者。獨先生也。又損貲塑像。增構禮亭於祠前。凡大夫士來參謁者。莫不覩先生儀形於髣髴。譚津李仲淵有弟勝。以文學任無爲州判官。崇儒好道。亦先生之遺裔。感其落成。來請余記。余固陋欲辭。義不容辭者有二焉。上念先生明辨折衷。俾斯道昭如日星。而惑世誣民。戕仁賊義者。不興下念。雷程二侯振作斯院。使道學之風不泯。而方來之士知有所宗。又奚可無一言以求助哉。雖然。先王道德文章。曄然載諸簡冊。固不待余言而助。然世有先後。人有古今。不詳言以述之。則後人無所據。遂執筆書以刻之。他日南閩士子於焉而講學。於焉而行禮。則必潛思力行。以維先生餘風。如是則先生道德之名益尊。而雷程二侯作興之功愈著矣。仲淵豈不大有幸焉。是爲記。宣德九年龍集甲寅春三月。旣望。南平縣儒學訓導蕭山徐海書。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彙

集平延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 侗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章

